

，要收港渝間全程票價，錢加了一倍多，總務組胡組長報告我，我說「飛機票太貴，還是替公家省些錢，改從川桂公路坐長途汽車回渝」，胡組長勸我「坐長途車太累，路上常出事，坐飛機要穩快些」我說「不見得坐車就出事，決定買汽車票」，想不到我就在那次坐長途汽車出了事，而且幾乎喪命。

九月初的天氣，西南還是吹着熱風，一路到了貴陽無話，第二天從貴陽上車，會見了中國運輸公司柳州區的主任夏劍塵先生，同車相談，頗不寂寞，在札佐遇了警報，中午到綦江車壞了，修不好，臨時換了一部老爺車替班，既無車燈，又乏喇叭，綦渝間路途不遠，主事者以為下午三四點鐘到海棠溪，天還不黑，車不致發生問題，不料到了一品場停車檢查，一個學生帶了許多越南風景照片，引起了檢查人員注意，盤問了兩小時才放行，司機想在黃昏前趕到海棠溪，拚命的開快車，夏先生坐在第二排靠窗的一

## 戲打馮建維

十六期友聲有馮建維教授「也算塵寰一段奇」一文，大捧聖約翰，交大連十二碼球都罰不進，而且馮君親任聖隊中鋒，請問馮君究屬交大，還是屬聖約翰？如此長他人志氣，滅

座，到了土橋他先下車，讓我坐在他的位置，可比後面透風些，車繼續疾行，在夜色蒼茫中，我睜極閉目欲睡，不多時只聽得轟然一聲，以後的事情全然不知了。

我像在熟睡中醒來，只聽見有人叫「道之！」「道之！」聲音很

熟，但是看不見人，原來我的頭連眼睛統統被包紮了，後來問他是不是「位中」，他說：「是的，我方才經過此地，看你遇險，特來救你」。他指揮別人把我抱上他的小汽車，折返海棠溪，陪他坐滑桿，一直到南岸野貓溪山上的仁濟醫院。「位中」就是黃壽峻同學的令兄黃壽嵩，也是同學，

自己威風的文章，豈能見諸母校友聲？當年南洋失利，至今猶有餘恨，再讀此文，簡直令人髮指！查南約之役，向以交大勝利次數居多，茲建議罰建維兄連寫三篇交大勝文章，始准贖罪。

(王元衡)

他那時任重慶公共汽車管理處處長，很負時譽，路上他告我，我所坐的汽車和復興公司運桐油的大卡車在海棠溪四公里處相撞，全車撞散，兩人受輕傷，惟我最重，已死去半點鐘，司機束手無策，同車人把我襯衫制服撕下，包裹頭部，已無生命之憂，現在到醫院去急治。

斜睡在滑桿，只聽得路上人說「那人多可憐頭打開了」，「那人身上一身血，好怕人」，我那時方覺得一陣心酸，想起了妻子還在等我回家吃晚飯，想起了局中多少事要我回去處理，想起了廣西造船的事，要向部長報告，想起了胡組長對我的勸告，悲從